

美文欣赏

老家还有两亩地

□李曉

秋日一大早,就接到堂弟打来的电话:“哥,我爸又不声不响回老家去了。”堂弟的语气很焦虑,毕竟,他爸已 82 岁了,骨质疏松很严重,走路腿脚发软。

堂弟的爸,就是我三叔。4 年前,堂弟几乎是下跪了,求他和三叔娘一起进城居住。那一次,三叔心软了,收拾家当装到一辆敞篷货车进城,一条老土狗追着货车猛跑,三叔下车,抱住土狗的头说:“我还要经常回来,我还有两亩地。”

三叔在老家的户口,还有三个人:三叔、三叔娘、堂弟。三个人的田地两亩有余。大丘、沙湾、小湾、千口山,这是两亩田地所在的地名。哪块地产玉米、高粱、红薯、土豆多少斤,那块田产稻子、小麦多少斤,三叔和村子里精明的宋会计一样,心里清清楚楚。村子里的宋会计,今年 86 岁了,能双手同时打算盘。宋会计家堂屋的老墙上,还挂着一把掉了几颗子的老算盘,这毫不影响宋会计飞快地拨拉算盘,计算村子里田地的收成。



霞光

刘士广 摄

科学新知

研究显示人工智能新工具可用于预测长期疾病风险

□郭爽

一个国际团队日前在英国《自然》杂志发表论文说,他们开发出的人工智能新工具可用于预测一个人在未来 20 年罹患多种疾病的风险,这有助于医生识别高危人群,从而及早采取预防措施。

文人雅事

范仲淹“先忧后乐”的一个实例

□李乔

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是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里的名言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,但他本人实际做得怎样?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曰:“然先忧后乐之志,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。”说明范仲淹是实践了自己的崇高志向的。关于范仲淹“先忧后乐”的事迹,一般的记载都比较笼统,《宋史·范仲淹传》虽有关于他政治作为的记录,但十分简略。百度“范仲淹”条,虽文字颇长,却寻不到一个具体实例。我于是想,范仲淹历任过不少官职,当过改革派的首领,他一定把“先忧后乐”贯穿到当官做事的行动里了,并不需要举出一个很具体的例子。偶然读到宋代官员兼文人钱公辅写的《义田记》一文,里面说了一个范仲淹济人苦己的具体

三叔对我说,他在村子里最好的朋友就是宋会计。所以在来城里前,就把两亩地托付宋会计家儿子看管耕种,三叔郑重相托:“宋会计,你是我这辈子交了不后悔的朋友,我家这两亩地,绝对不能荒着啊,要种上庄稼。”宋会计双手作揖:“放心,放心,地里不种粮食,是要遭雷击的。”

三叔来城里后,常常不辞而别,他是从城里坐公交车回老家去看他的那两亩地了。宋会计的儿子讲信用,他对三叔说:“李叔,你家这地确实能产粮,是块好土。”三叔欣慰地笑了。三叔的面相,已有了老家山水土地的浸润,挺直鼻梁上凸显的眉峰,俨然拱起的山丘,面部核桃皱纹恰似层叠的弯弯梯田。

三叔在城里能谈心的人,就是我了。堂弟经营一家公司,脑子里整日盘旋的是怎样赚更多的钱,没闲心跟三叔唠叨那两亩地。堂弟明确告诉我,他早不在乎老家那两亩地的收成了,他一年赚的钱,比 100 亩地粮食的收入还要多。

三叔对我叹气:“唉,侄儿啊,我觉得有块地心里才踏实。”我点头附

和:“那是,我们都得靠土里收成养活。”三叔双眼放光,他觉得找到了知音。他又说:“侄儿,等你退休了,我回家继续种地,三叔供养你家吃的粮食。”三叔对自己的寿年充满信心,他预估自己能活 95 岁以上,至于他到底是怎样的算法,我不得而知。不过有天他忍不住告诉我实情, he 说是宋会计帮忙算的。

在城里,三叔爱看天气预报,这些,都与他心上牵挂着的两亩地有关,一年的寒来暑往,一年的风调雨顺,都与庄稼的长势与收成息息相关。墙上挂历中的二十四节气,都被他久久地凝视。在乡下时,三叔几乎不看日历,只看山坡与田野里的植物与庄稼,就能准确感知季节的更替,嗅到季节里的气息。小满,麦类等作物的籽粒开始饱满。芒种,麦类等有芒作物成熟了。

秋天,三叔用老家带来的新米熬粥,上面浮着一层晶亮的米油,一股新鲜的米香浸透了肺腑。我告诉三叔:“三叔,国家给农民设立节日了,您知道吗?”三叔一下来了精神,问我:“啥节?”我说:“中国农民丰收

节。”三叔有些迷糊。我解释,国家设立这样一个节日,是向种粮食的中国农民表达感谢,只有粮食丰收了,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,我们国家人民的日子才过得安稳。

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视频,心颤动了。那是在太行山的悬崖之上,一个农人手脚并用攀爬,艰难到达悬崖边的土地上耕作。农人黑黝黝的脸上汗珠滚动,眼窝深陷,倾斜的薄地之下是万丈悬崖。我想起三叔这样的人,一生把土地当命根子,一生把土地当看家宝。

三叔回了老家,他坐在老屋屋檐下,听那春夜里沙沙沙的喜雨,听那蛙声一片,听那踮起脚尖的风,从庄稼地里吹过,从稻田里吹过。

“侄儿,我根本不急,我在老家还有两亩地。”那天,我和三叔在城里阳台边闲聊家常,他这样对我说。叔侄俩披着满身月光,我们血脉相亲。

我在老家还有两亩地!这地啊,种着一个老农心里的朴素信念,每一粒收成都沉淀着土地与生命的重量。

(摘自《河南日报》)

书林撷英

书写是第二次抵达——读散文集《在乎山水间》

□顏妍

“庐山烟雨浙江潮,未到千般恨不消。得到还来别无事,庐山烟雨浙江潮。”不少人引用苏东坡这首诗来为一次旅行作结,其中有未到时的执念,也有到过后的释然。王必胜散文集《在乎山水间》,写的也是在山水间行走的滋味,却没有如此这般的执念与释然,因他笔下多数都不是“此生必打卡”的热门目的地,他写的是一种怀着平常心遇见。

红水河畔的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,隐掩在大山坳里的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,大兴安岭林区的内蒙古牙克石市塔尔气镇,长江中的岛屿城市江苏扬中市……这些地方可能名不见经传,却让作者一见倾心,并为之花费笔墨,用他的话说:“美丽是没有来由的,魅力是无所谓大小的”“那些藏在深闺、原汁原味的生态,鲜为人知的人文故事,更能激发文思,勾起写作冲动”。

短视频时代,“远方”被揭开神秘面纱,大城小县的能见度都在显著提升。手机一搜索,山川地貌、风土人情尽收眼底,为什么还要一字一句地来读游记文学呢?

《在乎山水间》以 50 多篇长短不一的记述,让我们看到“跟着文字去游览”的妙处犹在。《清流啊清流》《婺源看村》《徐霞客的上林》《在安溪喝茶想到苏东坡》,翻看这些篇章,你不由得会被作者的“饶有趣味”而感染,他自己陶醉其间,才能一道道来其中的好。这“道来”背后也需要下一番功夫,用脚丈量,亲身体验,对每一地都揣摩得细致,后又加以研究,于诗文、史书中寻证,探究个中深意。书中一些寂寂无闻的地方,写得别有洞天,正体现了一个理想“访客”不厌其烦地开掘。

说“访客”,是和当地的文旅推介或者生于斯、长于斯的自家之言相比,后者如数家珍,自豪感满满,却少了可让读者代人的同理心;访客则不一样,他会坦陈对此地知之甚少,愿意和读者一道以陌生的眼光去一点点打量。同样是游览婺源,美景以外,作者印象深刻于当地文

文坛走笔

诗意滨江公园



□戴肇

脚下是滔滔江水,对岸是层叠错落的城市轮廓。此刻,与山水共舞的自在,正是重庆的滨江公园赋予的珍贵礼物。

九龙滩的工业记忆,金海湾的草坡夕照,嘉美公园的生态画卷……重庆的“两江四岸”在短短数年间崛起,完成了一场静默却又壮丽的蝶变。

曾几何时,滨江路上垃圾箱满溢,餐饮船舶将污水直排入江,岸边杂草丛生,乱石成堆。滨江步道断裂如孤岛,市民临江却难以亲水。

令人欣喜的是,几年前的餐饮船舶整治工作,开启了滨江生态保护的序幕。江水一天天变清,垃圾一点点被清除,时时可见人们遨游江水和的美画面。

蒲苇与狗牙根等植物在消落带顽强生长起来,玉簪花和三角梅逐渐点缀了江岸步道。据行家说,这是一种神奇的“生态缝合术”。

现在每次来重庆中心城区,我都发现它变得更美、更宜居。8D 魔幻城市是硬朗又现代的,而一个个滨江公园的横空出世,恰似天然纽带,将城市腹地与滨江生态空间串联,为城市注入了灵动之韵,城市变得更温柔可亲了。

第一次去滨江公园,我其实是奔着网红白居寺长江大桥而去的。因江水上涨,我没能下到滩头,无法体验黄昏大桥的时空穿越与科技感,但公园周边配套设施的齐全、道路的通畅给我留下良好印象。

九龙滩公园是我坐车从鹅公岩大桥经过时,无意瞥见的。只见滨江



王必胜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

脉,“山间茅屋声声响,放下扁担考一场”,是读书传家的文化传统让婺源源的至美有了更实在的依托。同样是欣赏楠木,在其纹理丰富、色泽高贵、暗香袭人之外,作者尤其震撼于根系外露而生出的状如葫芦或柚子的结痂,名贵如斯的公主树却能如此负重隐忍,实在令人心生对自然的敬畏。

《在乎山水间》是山水游记,更是生态散文。作者在序言里说到,当下不少人把游记当配角,认为描写山水的文字多为游山玩水之作,不登大雅之堂,这与一些创作弊端不无关系。眼下,生态文明得到空前重视,游记文学特别是书写自然山水的生态散文渐为兴起,理应有新的表达、新的气象,为建设生态文明、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文学力量。

作者正是怀着这样的初衷一次次出发,在抵达之后通过文学书写第二次抵达,描绘他所看到的风景,在有限的篇幅内斟酌锤炼,展现文学的眼光、趣味和诗意。作者对水情有独钟,这些散文篇章如流水一样,亲切、自如,曼妙、生动,既洗人耳目,又净化心灵。本书借欧阳修名句“在乎山水之间也”为题,在乎山水间,在乎的正是这样一种被自然所淘洗的境界吧。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